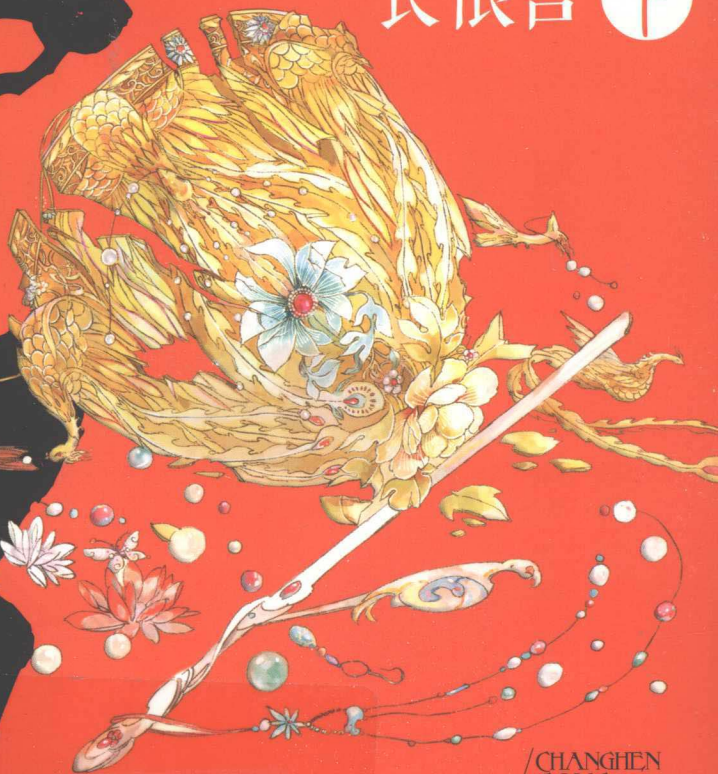


长恨宫

长恨宫 下



CHANGHEN
GONG

素衣凝香 / 著

她对一朝皇后百般折磨
谁都不能死得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都为仇恨而生
却不知有种爱就叫做恨

《飞·魔幻》《飞·言情》
两大主流言情杂志
联袂推荐

7亿票房新贵《画皮2》小说作者
素衣凝香 执导女性蜕变惊世之作

穷极一生之恨 / 宫闱雪仇
复仇天使冷艳升级蛇蝎帝后

把天真染成娇媚 / 让痴情变成悲恋

他用他自己的复仇捏合了她的生命 / 送她直上九重宫阙，登上顶峰

长恨宫

长恨宫 卅

/ CHANGHEN
GONG

素衣凝香 / 著

她对一朝皇后百般折磨
谁都不能死得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都为仇恨而生
却不知有种爱就叫做恨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恨宫. 下 / 素衣凝香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99-6319-8

I. ①长…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4135 号

书 名	长恨宫 (下)
作 者	素衣凝香
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杜依晴
责任监制	刘 巍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5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19-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长恨宫

长恨宫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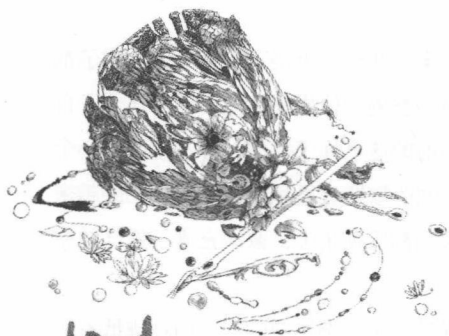
第三卷 (下) /001

第四卷 /069

第五卷 /276

后传 /318

// C H A N G H E N G O N G //



长恨宫

长恨宫

第三卷(下)

新皇白泽下旨封珍婕妤朱砂为皇贵妃，赐黄金宝物无数，更赐宫人太监若干。

皇贵妃！这可是超出了正一品妃嫔的品级，地位仅次于皇后呵！整个武昭国史，从来都没有被封为皇贵妃的女人。这等殊荣，这等尊贵……却又让朱砂情何以堪？！

// C H A N G H E N G O N G //

062：错将李花做桃花

慕容瑾就这样站在屋子里，看着一地的狼藉。腹部又传来阵阵的疼痛，当是方才用力过猛挣开了伤口吧。

慕容瑾低低地哼了一声，举步慢慢地扶着桌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整个屋子都充斥着一股子难闻的味道，让慕容瑾觉得胸口极为憋闷。他坐在那儿，伸手扶住了自己的额头。说实话，慕容瑾也不想一切都变成眼前的这个样子。他何尝不想要有一个踏实而温暖的家？然而娘亲总是这样咄咄逼人，她的歇斯底里和她的神经质已经越来越让慕容瑾觉得受不了，好像整个慕容侯府的天空都压在头上，像这充满了瘴气的屋子一样令人窒息。

就在这个当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慕容瑾转过头，瞧见两眼红肿的玲珑低着头走了进来。

“将军，奴婢来打扫。”玲珑悄悄地抬头看了一眼慕容瑾，却被慕容瑾那已然渗出了血丝的腹部吓了一跳。

“将军，您的伤口又裂开来了！”玲珑惊叫着，上前一步，俯下身来欲去碰触那处伤口。

“滚。”慕容瑾一把推开玲珑，令她重心不稳，额头径自撞上了桌角。

好疼。玲珑伸出手来捂着被撞伤的额头，血从她的指缝流下，一片黏稠血腥。慕容瑾的脸色微微地滞了滞，随即冷哼一声，扭过头去。他扶着椅子慢慢站起来，走向床榻，冷声道：“你出去吧，本将军要一个人静一静。”

“是……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她吗？”玲珑看着手上的鲜血，喃喃地问。

慕容瑾的身形顿了顿。

“都是为了她，对不对？那个叫小桃的？”玲珑自嘲地笑着，直起身来看着慕容瑾，“为了那个已经死了的女人，值得吗？”

“闭嘴，她没有死！”慕容瑾迅速地转过身来，怒喝道。

他还是那样英俊，一如当初她见他时的模样，只是多了些坚毅，多了男子气概的英勇，变得更加令她迷恋了。

看着自己思念了许久的人终于近在眼前，玲珑不禁从心底涌上一层层温情，竟看得痴了。

“你看着本将军做什么？”慕容瑾恼怒地皱起了眉头，黑眸亮起了不悦的光芒。

“没，没有。”玲珑慌忙低下头来。她是欲转身就逃的，两条腿却像僵住了似的，



连动都动弹不得。

“没有？”慕容瑾冷冷地笑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在距玲珑几步之遥的时候停住了，歪着头打量她。他知道的，就是这个玲珑。母亲梁氏无数次地与他提起过要纳玲珑为侧室的想法，可是都被慕容瑾生气地拒绝了。

相信不止是慕容瑾，就连梁氏的心进而也清楚，慕容瑾真正想要的人到底是谁。这也恰恰正是梁氏所担忧和害怕的，所以这一次慕容瑾回来，梁氏便三番五次地提起这件事情，并且直接下令把玲珑分到了慕容瑾的房里。到底是近身侍女，还是用作偏房……身为成年人的慕容瑾自然该有他的选择。

“她到底还是想把你推给本将军了，是吗？”慕容瑾问。

玲珑的心猛地一动，脸倏地涨得红了。她低下头，却依旧忍不住抬起头来看了慕容瑾一眼。心上人的面孔而今近在眼前，那朝思暮想，一直萦绕在心头的人啊……你如何知道我每天每夜，都用怎样温柔的心思想你。每当我想起你，我的心里，都充满了甜蜜……

“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听她的话？”慕容瑾一把捉起玲珑，将她抓到了自己的眼前。

玲珑被吓了一跳，可是当她发现自己已然贴近了慕容瑾的身体，面对着那张英俊而充满了男人气息的脸庞时，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

“将……将军……”玲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入肺腔的却是慕容瑾的炽热气息，她的心跳加快，目光迷离，痴痴地看着慕容瑾，“将军，夫人既然将玲珑给了将军。玲珑……玲珑便是将军的人了。”

说罢，一张脸涨得犹如苹果般红了。

“我的人？”慕容瑾哈哈大笑，“你可知道你口口声声称作‘夫人’的女人把你给本将军是什么意思吗？她的意思是，本将军可以将你任意处置，肆意妄为！”说罢，便拎起玲珑，扔在了床榻之上。

玲珑被扔在床上，摔得她几乎要断过气去。然而还不待她起身，慕容瑾的身形便一闪，压在了她的身上。

从慕容瑾的身上散发出充满了男性的危险气息，玲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头猎物被压住了，等待着慕容瑾的发落。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慕容瑾。

这样的一种眼神……

带着恐慌，带着害怕，带着无措，那隐隐泛上来的泪光啊……为何如此让他心疼，却又……为何让他如此愤怒？

“你终归是我的人！逃不掉的！”慕容瑾怒吼一声，粗暴地撕扯着玲珑的衣裙。

来了……这一刻终于来了……

玲珑拼了命地睁大眼睛，想要好好地记住这一刻。

从入慕容侯府以来，她便一直盼着自己可以被她拥在怀中。尽管慕容瑾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玲珑一次，玲珑还是喜欢用目光追随着慕容瑾的身影。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他，便没有了颜色，如果没有了他，便是太阳也不能温暖人心。

假如她能有幸这样看着、看着他，那便已经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玲珑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眼里滑落的泪缓缓滑至微笑的嘴角，她伸出手来，揽住了慕容瑾的腰身。

“小桃！我要你，小桃！”慕容瑾一面疯狂地吻着玲珑，一面狂暴地喊着。

小桃……

玲珑的身体僵住了，所有美妙的感觉刹那间化烟消散，她睁开眼睛，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的眉紧紧地皱在一处，他的动作那么狂野，丝毫没有一丁点的怜惜之情。可是为什么，却像是受了伤似的如此难过呢？明明是……我的身体上传来的痛苦……为什么你却好像比我还痛？

我的……爱人……为什么你不肯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呢？你瞧，我也是如玉这般的年华的，我的眼睛里，我的心里，全都是你……

063：皇族的保护

梁氏听着屋子里面传出来的阵阵声响，却并没有预期中的那般欣慰和快乐。

她慢慢地举步，却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只是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越来越空。瑾儿说，那个孩子还活着？怎么可能呢？明明是都化为了焦炭的吧？

可是，如果瑾儿认定了那个女人就是小桃，那么……她终究想要做什么呢？难道是……

脑海里轰然闪过一个念头，吓得梁氏瞬间清醒过来。果真这样吗？

有多久没有薇儿的消息了？自上次进宫叮嘱她要好好地保养身体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她的消息。为什么会这么久？

难道那个小桃并不是什么冤魂野鬼，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前来复仇的人吗？

梁氏越想越怕，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她急忙吩咐人备轿，换上了朝袍准备前往宫中探望慕容薇。然而当慕容夫人梁氏刚刚换好了朝袍，却忽闻外面有人来报，

说中府折冲督尉带人求见。

折冲督尉怎么会在这个当儿求见？

梁氏那原本急匆匆的脚步倏地顿在那里，心中不禁疑云大起。身为边疆驻守将军的慕容瑾刚刚回府，慕容文鹰却尚远在边关，家中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何劳那折冲督尉前来府中？说起来那中府折冲督尉原本在太祖皇帝在位时乃是听命于兵部的武官，然而自高祖皇帝即位开始，为了坐稳屁股底下的龙椅，便开始大刀阔斧地砍去兵部的权力。这中府折冲督尉便是首先被夺去兵权的一个，从原来手握三万兵权慢慢地成为了散职，如今到了白泽这里，更是等同于打杂跑腿儿的。皇上需要你办这件事情，就会拨给你几百几千个人手，办好了，赏赐些黄金白银，人手一样撤走，绝不会留下半分的信任。

可就是这种散官，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慕容侯府结交甚广，两江总督，户、礼、工、吏、兵各部尚书，没有哪一个敢不卖当朝国舅慕容文鹰的面子。却只有那种散官，今天办事明儿就没影的主儿，任你想要捉他的小辫子都难。

在这个当儿，皇上派这种人来慕容侯府，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梁氏的心中忐忑，少不得提起十二分的警惕唤请来人。

那中府折冲督尉乃是一个年轻的后生，虎背熊腰，鹰眉虎目，走上堂来气宇轩昂。

这张面孔，倒是脸生得紧。

梁氏微微地皱起了眉头，细细地看着此人。

“中府折冲督尉卫冲，见过慕容夫人。”卫冲双手握拳行了一礼。

“卫大人气势非凡，倒果真人如其名。”梁氏不动声色地笑着说道，“只是不知卫大人前来侯府有何指教？”

卫冲抬眼看了一眼梁氏那件华丽的一品诰命夫人的朝服，不禁微微一笑，道：“回夫人的话，慕容侯府用兵如神，大败其倭寇三百里，令边疆倭寇又怕又恨。朝廷收到密报，倭寇已然派出一行人马企图潜入我武昭，前来索取夫人及慕容将军的性命。想慕容侯爷在边疆苦战，朝廷岂有不保护其家眷之礼？所以卫冲特奉皇上圣谕，前来保护慕容侯府。”

“哦？”梁氏的心中微微一动，“竟有这种事情……”她一面说着，一面细细地瞧着这卫冲。在这张脸上，看不出半分的端倪，可是……那门外的兵却分明不在少数吧？

梁氏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的门外，很清楚地看到有一队手持长枪的士兵聚集在门口。如果真的只是为了保护慕容侯府不被外敌侵扰，会动用这么多的士兵吗？心中隐

隐地浮现出几许不安，梁氏不免心思一转，笑道：“多亏了皇上体恤我慕容家，臣妇当拜谢皇恩。正巧臣妇要进宫面见皇后娘娘。卫大人您看是要和臣妇一起去呢，还是……”

“夫人的一片心意皇上自然知道。”谁知这卫冲却俨然一副有备而来的模样，只是兀自嘿嘿地笑着，道，“但是眼下，下官看慕容夫人还是待在府中比较安全。”说罢，也不待梁氏说话，径自转过身对身后的士兵道，“把该守的地方都守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许外出！若有违令者，杀无赦！”

杀无赦！

原本想要起身与这卫冲理论的梁氏，竟被这三个字吓得一屁股跌坐在了椅子上。

出事了！

梁氏的心里装满了惊恐，她不安地捉住了椅子的扶手，不住地在脑海里闪过一个个念头和猜测。到底是什么事会让皇上派出人马来围住慕容侯府？难道这件事情与瑾儿受的伤有关吗？

不，应该不会的，瑾儿虽然脾气倔强，但是也绝不会做出忤逆皇上的事情。

难道！

一个人影出现在梁氏的眼前，让她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变得冻结起来。

是她！

一定是，那个小桃，那个化身于珍珠好的家伙，一定是她搞的鬼！

梁氏摇摇欲坠地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奔向后院。好在为了保护身为皇后的女儿，她梁氏还留了最后一手。

在一个精巧的鸽笼里，梁氏捉出了一只信鸽，在那信鸽的爪上绑住了一个小小的纸卷。

飞吧，飞去那深宫，飞去那个锁着我心爱女儿青春的地方。看一看她有没有伤心，有没有难过，有没有痛苦……

梁氏看着迅速消失在天际的信鸽，心中的担忧越来越甚。

就在梁氏充满了担忧的同时，那已然将心中的欲火与怒火都倾泻而出的慕容瑾此时，却刚刚回过神来，如梦方醒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面红如花，双目含情，玲珑甜蜜地望着慕容瑾，含羞道：“将军，从今日起，玲珑就是你的人了。”

我的人？

慕容瑾突然间感觉到啼笑皆非，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自己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他突然感觉到头疼无比，不禁伸手扶住了额头。

“慕容将军果然是热血男儿，美人爱英雄啊！哈哈……”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慕容瑾神色一凛，全身的肌肉都僵硬起来。

064：慢性毒药

无视那玲珑欲藏入自己怀里的娇羞，慕容瑾披上衣裳便起了身。可是腹部的疼痛却让他叫出了声，那处伤口，因为他这般的胡作非为渗出了更多的血迹。

“呀，将军，您又流血了。奴……奴婢这就为您敷药。”玲珑瞧见此处伤口，急忙叫了起来。这都是方才一番折腾所致吧，心里这样想着，玲珑的脸便涨得更红了。她伸出手就要去解慕容瑾腹部的绷带。

慕容瑾伸手拦住了玲珑的手，错愕中抬起头的玲珑看到的，却是慕容瑾眼中的冰冷与冷漠。这是……拒绝吗？

玲珑的心里像是被狠狠扎了一下，整个人都怔在那里，望着慕容瑾。

然而这慕容瑾却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径自起身走向了门口。

打开门，便看到在一片萧瑟秋风中，静立在那里的月白人影。秋风吹起他的黑发，与月白的衣袂一起翻飞。而那颀长的人影却明显地显出几分惬意与怡然来，仿佛这院中有何等优美的景致似的。

“靖王爷？”慕容瑾微微地皱起了眉头，“靖王爷如何有兴致到本府来做客了？却怎么不使人通报一声？”

“通报？”白隐缓缓转过身来，黑眸微眯，带着饶有兴趣的笑意看着慕容瑾，“慕容将军大概还不知道吧，而今慕容侯府莫说是通报，便是想要出去看看风景，都已是可能的了。”

“什么？”慕容瑾难以置信地问道，“靖王爷您这是开得哪门子玩笑，慕容侯府怎么会连出去看风景都不成？”

“难道慕容将军只顾着与美人缠绵，听不到外面的脚步声吗？”靖王爷白隐的唇微微地挑起，转身望向了墙外。

慕容瑾迟疑地举步走向院墙，侧耳倾听之下，脸色顿时大变。他迅速地看向白隐，沉声问道：“靖王爷，这却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王爷您带的兵吗？”

“依本王看，慕容将军才是最会开玩笑的。”白隐笑着看了慕容瑾一眼，“你放眼看一看朝廷，皇上会放心哪一任老臣带兵呢？”

这一语双关的话让慕容瑾顿时沉默下去，他的眼眸忽明忽暗，既警惕又狐疑地打

量着靖王爷白隐。

这个靖王爷，传说中唯一一个可以与高祖皇帝争夺皇位的王爷。所有人都说他的野心绝不那么简单，纵然他放荡不羁，行事荒唐，但是几乎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一匹狼真的会被高祖皇帝圈养成了羊！

难道……他终于想要有所举动了吗？

“你想要与当朝皇上的妃子双宿双飞吗？”白隐的话却大大出乎了慕容瑾的意料，他惊骇地抬起头来，看着白隐。在这张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有三分邪恶，有六分诱惑，还有一分……是或许可以叫做嘲讽的神色……

白隐淡淡地看了慕容瑾一眼，然后负手站在一株桃树下，抬头望着，道：“想要与当朝皇上的妃子双宿双飞，只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让这个王朝彻底覆灭，王不再是王，妃，也不再是妃……”

慕容瑾愕然地望着靖王爷。

“王爷，您真的觉得这个慕容瑾会与您合作吗？”就在白隐静立在“远香阁”，望着窗外无际的夜色之时，绿云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白隐不置可否地挑了挑唇。

“依属下之见，那个慕容瑾似乎对王爷您颇为不信任呢。”绿云说着，目光妩媚地扫了一眼那挺拔而颀长的身姿。不可否认，今日在听到白隐用朱砂为饵引慕容瑾上钩之时，绿云的心里说不出的开心与欣喜。她一直以来以为靖王爷白隐对那个朱砂情有独钟，却没有想到原来白隐不过也只是利用她而已。原来那朱砂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只是他脚下一颗垫底的石子。待到他走过之后，或许一脚踢开。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毒药都会让人立刻毒发身亡。”白隐的声音低沉得像是在念一个不知名的咒语，“有些毒药会悄悄地渗入人的身体，慢慢地生根，发芽，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便是他想要连根拔起，都是不可能的了。”

“王爷所言甚是。”绿云微笑着点头。对于那个朱砂最后的归宿，绿云是很满意的。毕竟，王爷也没有让她白忙一场，给了她这样的一个好归宿。当然，如果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

“让你带的人，来了吗？”白隐打断了绿云，他的声音依旧低沉，却不知怎的多了几分冷漠。

绿云怔了怔，随即低下头深深吸了口气，方道：“带来了。”

彼时，从门口慢慢地走进了一个人 醉青。

白隐缓缓转过身来，淡淡地看了一眼醉青。



醉青的心里像打了敲一样，怦怦作响。这是……从来没有看过自己一眼的靖王爷呵！主掌着所有别院女子们生死的靖王爷，神一样的遥不可及，恶魔一样的残忍而可怕……

她低着头，不敢发一言。这一次，会夸奖我吧？毕竟唆使文菁皇后慕容薇弄死了戴宝林和她腹中的龙子，乃是为靖王爷的大业扫除了一个巨大的拦路之石。还真是……连醉青自己都不曾预料到的。

或许，也是多亏了那个文菁皇后的愚蠢。自己不过是略施小计，便令那文菁皇后慕容薇的月事推迟了两个月，她便真的误以为自己已然身怀有孕了。对那个戴宝林百般虐待，只盼着戴宝林快点小产，好给自己的孩子扫清障碍，将来继承大统。可是她却没有想到，那戴宝林小产之时，也是她再不见天日之时。

真是蠢嘴……蠢到家了……这样想着，醉青的嘴角便禁不住地抽动了两下。

一直默不作声的绿云此时也感觉到有了几分不对头，她看了看醉青，又看向白隐，道：“王爷……”

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眸这才微微地眯了眯，白隐扬起薄唇，低低地笑道：“你倒是一个颇有想法的孩子。”这算是一句表扬？没头没脑，没首没尾？

醉青悄然扫了一眼绿云，然后深施一礼，道：“多谢王爷称赞，醉青自幼悲苦，多亏绿云姐姐相救，蒙王爷收留教诲。醉青不求能有怎样的作为，只愿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替王爷分忧。”

“你的心意倒是好的。”在听到醉青这番推心置腹的话，白隐的语调却还是这般冰冷无绪，不由得让醉青开始怀疑，这位靖王爷是不是永远都只会用一种语调说话？“只是……有时候好的心意，常常都会办一些坏事情，你觉得呢？”

“好的心意，会办坏事情！”醉青猛地一惊，她急忙抬起头来，惊慌失措地看着白隐，问道，“王爷您……请问可是醉青做错了什么吗？”

在那张一直沉静着的俊面上，突然浮现了一抹微笑。像是暗夜里盛开了一朵妖娆的花，足以魅惑众生，却残忍而无情。

“你让本王错过了一朵花盛开的时间。”白隐的目光落在了那窗台之上，醉青这才看到，那窗台上原摆着一盆花，翠绿的叶子上，有一朵白色的花已然枯萎。

“本该是汲取鲜血和生命，在痛苦中绽放的最美的花朵啊……还来不及盛开就枯萎了。多可惜……”白隐无限怜惜地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将花朵摘下，拈在手中。

“你也同样很可惜，本王原本培养你们，是为了你们都能拥有跟过去不一样的人生。可是你却乱了花盛开的节奏。”白隐说着，抬起头看了醉青一眼。

“让她成为花的肥料吧。”白隐冲着绿云和八爷说着，倏地攥紧拳头，将那朵花儿，在他手掌心中碾碎成汁，举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间屋。

“王爷，您还在运筹帷幄，还是没能动手呢，”屋檐上突然传来一声低低的轻笑，一个清瘦而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夜色里，竟带着看好戏似的神情。

“锦华殿下，你是来看本王的热闹的吗？”白隐轻轻地牵动嘴角，笑问道。

“不敢。”那人呵呵地笑着，纵身自那屋檐跃下，现身在白隐的眼前。“只是好久没有看到靖王爷这般为情所恼的表情了，甚是觉得有趣。”

白隐不置可否地笑笑，继而负手而立，淡然道：“她错过了一次成长的机会，却不知道能不能在那争斗的漩涡中求得一席之地。”

“靖王爷是怕珍婕好娘娘被人欺负了去吧。”那人依旧微笑着，温和地说道，“放心，她远比你我想象中的更加聪颖优秀。庄太后已然决定让她与宋贤妃和萧淑妃一并执掌后宫之事了，相信不用多久她便可以取代文菁皇后慕容薇的位置，为王爷您的大业搭建一个更高的台阶。”

“但愿借锦华殿下您的吉言。”白隐微笑着说道。

“叫我藏兰就好。”藏兰浅浅地笑着，看了一眼白隐。

065：唇亡齿寒

文菁皇后被禁，后宫之事分交由德妃娘娘洛红英、宋贤妃娘娘、萧淑妃娘娘以及珍婕好娘娘四人主管。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宫妃里倒是引起了一片不大不小的轰动，而众人最为关注的，实则乃是那不过是个正三品的婕好，如何就能有这个主事的本事了？说穿了，不过是她妖颜魅主，能够蛊惑皇上，讨好太后而已。先住“明霞殿”，后分管后宫，那诸多的女人开始将不愉快的目光投在了这个年轻而又貌美的珍婕好身上，仿佛已然将她看成了公敌和靶子，厌恶起来。

最为厌恶的，便是那萧淑妃和宋贤妃两个人。文菁皇后慕容薇被禁，这两个人是最为欢欣的，毕竟能够有望坐上凤位才是正经，谁管得上那个慕容薇的死活？一直被自己这个表姐嘲笑打压的宋贤妃，终于不用再每天强迫自己前去“紫玉宫”，面对着那张嚣张跋扈的脸强颜欢笑了。真是太解气了！

“娘娘，这是‘天翠苑’董才人送来的礼物，您请瞧瞧。”赵淑仪拿着一个锦盒，兴冲冲地走到了宋贤妃的面前，笑着呈了上去。自己跟随的主子而今也是执掌权势之人了，这如何不让赵淑仪欣喜？不说旁的，单是平素里一些对她不理不睬的宫妃，而

今都变了脸似的讨好她，这些巴巴地跑来送礼物的就更不用说了。

那宋贤妃这会子正在饮茶，她只抬了抬眼皮，瞧了那锦盒一眼便将一腔心思放在那盏茶上了。这可是于美人送来的雨前龙井嘴！真真儿的是雨前最上等的龙井嘴，味道就是不一样。那绕齿的醇香，那入口的微甘和回香，这才是该享受的好东西，该过的日子。宋贤妃满足地叹了口气，眼前，赵淑仪已然将那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了。一片金光欲迷人眼，宋贤妃不由得眯了眯眼睛，再去看时，见那锦盒里盛放着的是一对八寸长的嵌猫眼石的对花簪子，和一对嵌着蓝、红宝石的手镯。

“噫，这个董才人，亏得平素里瞧她还算是个懂眼色的，怎么却又送了这么寒酸的东西？”宋贤妃嗤笑着扫了一眼这锦盒里的东西，便扫兴地坐直了身子，继续把弄那手中的茶盏去了。

“可也是。”赵淑仪虽然感叹这对簪子做工的精美，倾慕那对手镯足斤足两的分量，但是却少不得由着宋贤妃的话点头，

“昨儿李承徽送来的那对夜明珠还是鸡蛋大小呢，只这么几个黄金的首饰，个个是咱们娘娘司空见惯的，哪里会放在眼里？”

那宋贤妃听得顺心，不由得连连点头，又挑眼看了一眼那两眼放光的赵淑仪，道：“拿过来给本宫瞧瞧。”

“是。”赵淑仪虽然舍不得放手，却怎敢违背主子的话？当即将那锦盒呈了上去。

但见那宋贤妃伸手从铁盒里抓了一把，便将锦盒丢给了赵淑仪：“这些就赐给你了，拿着玩去吧。”

“啊呀，多谢宋贤妃娘娘！”这赵淑仪顿时喜得连连道谢，待看到那锦盒里就只剩了一对簪子之时，脸上的喜色便倏地滞了一滞。所幸这赵淑仪知道宋贤妃平素里便是视财如命的主儿，这会子能给她对簪子便已然是不错了。她急忙将这对簪子收好了，少不得再次将那宋贤妃谢了又谢。

宋贤妃颇觉好受，忽闻得那殿门口走进来一个小宫女，怯怯地看着宋贤妃，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有什么事？”宋贤妃不悦地问道，“这样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回、回禀宋贤妃娘娘……”那小宫女说着，紧张地看了一眼赵淑仪。

那赵淑仪便皱起眉来，呵斥道：“难道你没有听到宋贤妃娘娘的话吗？哑巴了？怎么连话都不说？”

那小宫女咬着嘴唇低下头，嗫嚅了半晌，方道：“奴婢，奴婢是有话要与宋贤妃娘娘说。”

“你好大的胆子！”赵淑仪气得上前要甩这小宫女两巴掌，却被宋贤妃喝住了。

“赵淑仪，你且下去，本宫要看看她有什么话说。”宋贤妃皱眉道。

这赵淑仪虽然心下颇为好奇，但是终是碍不过宋贤妃的命令，当即便只得愤愤地瞪了这小宫女一眼，扭身离开了大殿。

这宋贤妃将小宫女打量了一番，道：“有什么话，说吧。”

“宋贤妃娘娘……”谁知这小宫女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无比诚恳地说道，“宋贤妃娘娘，奴婢乃是受人之托，想求娘娘您见一个人的。”

“见一个人？”宋贤妃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挑着眉紧紧地盯着这个小宫女，问道，“你要本宫见谁？”

“见……”小宫女怯怯地看了宋贤妃一眼，然后咬牙道，“见文菁皇后娘娘的宫女云霓。”

什么！

这宋贤妃吓得大惊不已，手中的茶盏“砰”的一声掉落在地。她怔怔地看着这个小宫女，且伸出手来颤抖地指着她，道：“好，好大的胆子！你难道不知道皇上已然下旨令文菁皇后不得出宫一步吗？你竟敢将那‘紫玉宫’的人领到本宫的面前？难道你想要害死本宫吗！”

“宋贤妃娘娘此言差矣。”突然听得一个略显得低沉的女声响起，宋贤妃看到自那门口闪进来一个身材略显丰腴的宫女。这宫女行至宋贤妃的面前，深深地拜了一拜，道，“俗语有云：唇亡齿寒。想宋贤妃娘娘与文菁皇后娘娘原本便属一脉，慕容侯府与鲁国公府的关联更是紧密，若是在文菁皇后娘娘最为艰难的时候，连宋贤妃娘娘都不肯出面帮她一把，那么……皇后娘娘能指望的，还有谁呢？”

“这……，宋贤妃万万没有想到文菁皇后派人来找自己，听得这云霓的这番话，倒是让她陷入了沉思之中。

066：人不为己

眼下，这文菁皇后可是处在风口浪尖，她却还想着要自己帮她！

帮她！

说得好听，可是又要如何去帮？况且那文菁皇后而今的复出还能有多少胜算？万一弄巧成拙，把自己折连进去，可是万万值不得的。再者，若是这文菁皇后果真出了关，得了势，自己……岂不是还会被她牢牢地踩在脚下？

宋贤妃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心里早已转过千个百个心思。那云霓瞧见了，只是淡淡地一笑，上前一步继续道：“宋贤妃娘娘，您要知道，您毕竟与文菁皇后娘娘是至亲的姐妹。可是这后宫里除了文菁皇后娘娘，又有谁能这样真心地信任宋贤妃娘娘您？而今如若皇后娘娘的风位悬空，想必不止是萧淑妃娘娘，便是那个珍婕妤，都不会不眼红，不伸手去抢？为了自己上位，谁能够体谅他人的心情，顾及他人的颜面呢？宋贤妃娘娘蕙质兰心，应当知道那个萧淑妃原本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珍婕妤娘娘就更不用提了。还请娘娘想想，从她入宫这段时日以来，出了多少事情？纵然她每次都是作壁上观，可是谁能说这背后没有她的推波助澜？这两个的任何一个，恐怕都不会对宋贤妃娘娘手下留情吧？”

云霓这不卑不亢的几句话说得宋贤妃冷汗涔涔，不得不承认，这个云霓说的话并没有错。萧淑妃与自己一贯是死敌，更何况上一次揭穿她假孕之事，自己又是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要说那萧淑妃不恨自己，不怪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显而易见的是，为了上位，萧淑妃第一个收拾的，也许就是自己。

而那个珍婕妤呢……

宋贤妃的眉皱得更紧了，她依稀记得，在自己要上前戳穿萧淑妃假孕之事时，珍婕妤朱砂是第一个拦着自己，让自己去请文菁皇后来的人。她为什么非要等文菁皇后来呢？难道真的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女人的心计和城府绝对远远在自己之上，为了保全她自己，肯定会不惜牺牲掉别人为饵的。与这些人为伍……恐怕确实是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她们的阴狠和文菁皇后的嚣张跋扈比起来，到底哪一个更加可怕呢？

“退一万步讲。”看到宋贤妃的脸上已然有了犹豫与挣扎之意，云霓便知道自己已然有了八成的胜算，她一眨不眨地看着宋贤妃，继续道，“如若这些人里面，唯有那德妃娘娘洛红英得了势，敢问宋贤妃娘娘，那德妃的品性难道能容得下娘娘您吗？”

德妃娘娘！

这个名字让宋贤妃背上的汗毛都一根根竖了起来。

那个德妃洛红英！恐怕是这后宫里最难搞定的一个了。想当初她先是将自己多留了几件珠宝首饰的事情捅了出来，害得文菁皇后东挑西拣地找了自己很多的不是。后来又因为在夜宴上与自己一言不合，竟然提起宝剑来抵在宋贤妃的脖子上威胁她。这样危险得犹如野兽的女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要了自己的命！越想，宋贤妃的身上便愈是冷汗涔涔，连目光都呆滞了起来。

“所以，宋贤妃娘娘，您帮文菁皇后娘娘，就是在帮您自己啊！”云霓见自己